

战马长歌

■孙利波



一场小雨让巴塘草原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雨后天晴，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开始了训练。天空湛蓝，白云如絮，草原绵延远方，雪山遥遥耸立，伴着“哒哒”的马蹄声，战士们骑着几十匹战马出了营院。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匹身形高大、通体黑亮的战马，它迈着不疾不徐的步伐，引领群马款款前行。这匹马名叫大黑，骑着它是骑兵教练、一级上士赵雪超。到达训练场刚站定，不等赵雪超示意，大黑就兀自转身出列，驮着赵雪超站到了队伍前方的指挥员位置。

骑兵连官兵都认为，大黑是一匹自带指挥马气质的战马。除了高大健硕的身形，对头马地位的当仁不让、训练场上的优异表现，更是足以令官兵赞叹、群马信服的理由。



赵雪超手擎国旗，策马奔驰。

李智摄

赵雪超不会忘记初见大黑的那个春天。

2016年3月底，骑兵班长赵雪超和军马卫生员李广岳一起，来到祁连山北麓的军马场为连队购买新马。挑马时，赵雪超远远就看见了大黑，比其他马高出一头的它在马群中实在太显眼了。只见大黑高昂脖子，黝黑锃亮的毛色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光。

赵雪超后来回忆，当时心中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匹马带回去。

令人称奇的是，当赵雪超和李广岳走近马群时，其他马依旧不为所动地啃嚼草料，大黑却似心有灵犀般向他们走来。“啧啧，真是匹好马！”赵雪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欢，走上前来回摩挲着大黑的毛发。大黑并不抗拒陌生人的接触，温和地打着响鼻。李广岳在一旁笑道：“你看这马，它和穿迷彩服的人有缘，跟咱们骑兵连有缘。”

赵雪超和李广岳执意要带走大黑，这让马场工作人员犯了难。连声解释：“这是匹纯血马，打算留作种马的，除了这匹，其他马任你们挑。”耐不住两个战士一再坚持，工作人员最终同意将大黑卖给骑兵连。那次祁连山之行的，骑兵连共买了36匹新马，其中有两匹是打算作为指挥马培养的，一匹是大黑，另一匹叫四白蹄。四白蹄是匹红栗色的马，四蹄雪白。

两辆卡车载着36匹新马向海拔4000多米的玉树进发。一天一夜的路程，赵雪超和李广岳几乎没有休息，全程观察着马匹的状况。翻越祁连山时遇到雨

夹雪，车厢变得湿滑，大黑和许多马都滑倒了。他们爬进车厢把马挨个扶起来，最后索性和马一起待在车厢里。

按照骑兵训练规律，新马需要一年时间适应环境，然后才能逐步进行训练。这一年里，大黑逐步展示了它与其他马的不同。别的马不管地上多湿多脏，总是就地卧下，大黑会先把干草铺开，形成一个且厚的草垫，然后再卧下去。大黑的毛发几乎不需打理，一年四季干干净净，其他马身上总有很多结块。可是，大黑对食物却很霸道，它吃草料时，其他马常会被挤到一边，它吃完其他马才能上槽。对此，赵雪超并不生气：“头马嘛，就应该有点个性。”

二

赵雪超没想到，自己第一回在全连战友面前出丑，竟是因为大黑。

那是在大黑来到连队的第二年夏天。彼时36匹新马已经结束环境适应期，并完成了常规训练，大黑在新马中表现最好。模拟训练，别的马至少需要四五天，大黑一趟就过了。越障和劈刺训练，大部分马需要适应一两个月，大黑

练上几趟就拿下来了。特别是越障，赵雪超总觉得80厘米高的木头栏杆对大黑来说显得太低了。

基于对越障的自信，赵雪超决定带大黑完成新马的首次越障训练。这天，全连官兵和战马都在一旁列队观摩。起跑，冲刺，强烈的风刮过赵雪超的脸颊，大黑的鬃毛横飞起来，尾巴扬得老高。完美跨越并接受掌声，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就在距障碍墙两米三处，赵雪超腿扣马肚，紧抓缰绳准备跨越时，大黑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赵雪超立时就飞了出去，重重跌在墙的另一边，大黑也因巨大惯性摔过了墙。

赵雪超躺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他忍着痛坐起来，却发现大黑正恭顺地垂头站在旁边，就像个犯错的孩子。这场意外，使得赵雪超右臂骨折。庆幸的是，大黑并未受伤。时任连长尼都塔生要求赵雪超继续负责训练大黑，并往指挥马的方向调教。养伤的两个

月里，赵雪超每天都会去看看大黑，有空就牵它到训练场走走，到那个令他受挫的土墙边转转。伤愈归来，赵雪超和大黑又站到了越障障碍道的出发点。刚跨上马背，大黑就如箭一般向前奔

去，蹄声铿锵有力，双眼紧盯着前方的障碍墙。赵雪超忽地提起缰绳，大黑一个腾跃，轻松越了过去，优美的姿态如同滑翔的鹰。值得一提的是，大黑依然是新马中第一个完成越障课目的战马。

大黑渐渐成了草原上的明星马，劈刺、越障、靠马卧倒、乘马射击、镫里藏身、乘马捡物，所有课目它都能配合骑手轻松完成。第一次马上射击时，许多马听到枪声便慌乱起来，大黑却镇定自若。巡逻遇到冰河，别的马畏怯不前，大黑率先踏上冰面，打着趟趟过去后，其他马学着样子依次通过。而当初与大黑同样作为指挥马培养的四白蹄，却因为几个训练课目表现欠佳而失去了资格，大黑成了全连唯一的指挥马。

那年年底，玉树独立骑兵连接受上级训练考核，取得了全优成绩。全连冲锋时，在大黑带领下，所有战马在训练场上整齐列队。随着一声“骑兵连冲锋”的号令，霎时间，群马奔腾，马蹄生风，闪亮的战刀折射出阵阵寒光，磅礴的气势撼天地……

三

战友们都说，赵雪超和大黑已步入“人马合一”之境。赵雪超抽出马刀，大黑听到声音就会做好冲锋准备。赵雪超拿起连旗，大黑知道那意味着群马将要冲锋，它会自己走到队伍前，见连旗挥舞而开跑。除了赵雪超，大黑不认别的骑手，颇有“一马不奉二主”的傲骨。

和战士一样，战马也有退役之日。一般12岁以上的马就算步入老年，连队会根据马的身体状况和训练表现选择性地安排老马退役。

连队“一号马”退役那天，官兵挂上了隆重的退役仪式。当洁白的哈达挂上马脖子时，大黑突然朝天发出一阵嘶鸣，眼角涌出热泪。大黑的情绪迅速感染了马群，所有马都跟着嘶鸣起来，有的马和大黑一样眼眶湿润，目睹这场面的官兵也个个眼泪涟涟。“一号马”被牵走很远处，草原上还不断传来战马的嘶鸣。

大黑如今已12岁，却仍保持着充沛的活力和头马的风度。赵雪超不知自己还能和大黑相守多久，每当训练结束时，他都会轻轻依偎着大黑的脖子，抚摸它柔顺光洁的毛发，回忆一起走过的8年时光。

2024年6月底，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被赠予玉树独立骑兵连。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连队举行了隆重的接国旗仪式。仪式最后，骑着大黑的赵雪超，右手擎起这面长5米、宽3.3米的国旗，左手紧握缰绳策马奔驰，阵阵疾风掠过草原，大黑的四蹄腾起点点烟尘。

红旗猎猎，马鸣萧萧，赵雪超、大黑和国旗在阳光下融为一体。大黑有力的呼吸似乎在说：祖国给了我战士的身份，我要把自己的忠诚、无畏和骁勇，全部献给头顶的苍穹和脚下的土地。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这天，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娘站在自家土屋前，重孙子在她跟前跑来跑去。她穿着褪了色的粗布衣裤，头上戴着一块当地妇女惯用的蓝头巾。这时，村支书领了几个外乡人走过来，村支书用土门当地话和她说：“他们是北京电视台的，想找你了解点事。”她愣怔了一瞬，不冷不热地把人让进屋。

“大娘，您叫什么名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问。

“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村支书用当地话翻译了一遍。

她的脑子好像一下子出现了短路，停了片刻，这么多年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名字，她自己也有些想不起来了。她努力地到记忆里去搜寻。见她还没有回答，村支书着急地说：“你不是叫华子玉吗？”

经村支书这一提醒，她突然想到自己应该是叫华子玉的，向着大家尴尬地一笑，重重地点了下头。

女记者说：“大娘，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您好好想一想，小时候是不是有人叫您英子啊？您记得老家在哪儿吗？您今年多大岁数？”

村支书成了她们之间对话的翻译。老大娘想了一会儿，用当地土话问村支书：“她问这些干什么？”

村支书说：“她是北京电视台的，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线索。一位百岁红军战士让他们帮助寻找在长征路上失散的侄女，她叫李小英，今年应该80多岁了。”

“大娘，听说您也是陕西汉中人，您看看这几张照片，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印象？”

望着眼前相片上这个身穿红军军服的年轻女兵，老大娘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1935年4月的一天：太阳快要落下西山的时候，在四川土门一个小村子的破庙前，一支大多由妇女组成的部队停了下来。带队干部一问，这庙里能住，就决定晚上宿营在这里。一个4岁的小姑娘从一个女兵的肩头滑落下来。小女兵一屁股坐在地上，再没有一丝力气抬手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小姑娘患病多日，才开始由二叔、三叔轮换背着她，后来他们和爸爸一起编入作战部队，提前向西开进了。妈妈和二婶先后患病，开始时躺在民工抬的担架上，慢慢就掉队了，而三婶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一路上照顾她的担子，全落在了16岁的小女兵身上。

夜里上级通知，第二天部队要西进，过茂县、理番后，马上就要进入草地。吃了几口晚饭，小女兵哄她说：“英

并不久远的故事

■王培静

子，我领你去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小女兵领她到街上去，看到一个小茶铺开着门，走进去对看门的老婆婆说：“把这个小姑娘送给您吧。”一开始人家看是个病孩子，不肯要。小女兵央求说：“老婆婆，求您发发善心，给孩子吃两顿饱饭，我找到大人就回来接她走。”就这样，老婆婆勉强收下了她。

半夜里，小姑娘哭着爬回庙里，她对小女兵说：“小姑，你别扔下我，我今后再也不喊饿了，我自己走，一步也不让你背了……”两人搂在一起抱头痛哭。因为当时的情形确实无法再带着小姑娘行军，最后她还是被小女兵送了回去……

老大娘看着照片，哽咽着说：“这是我小姑，她还活着吗？”

不久后，在北京一所干休所里，当年的小女兵和小姑娘见面了，一对失散了80多年的亲人终于相见了。这一时刻真是悲喜交加。交谈中，当年的李小英，如今的华子玉才得知，她们全家有6个人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朱日和的雨声

■韩钢

就是在这个时刻
我听见了雨声
天空的帷幕越来越厚
最终遮蔽了月色

就是在这个时刻
我的战友进入了梦乡
新声融入细雨
案头的暖黄灯光
点燃了古老的诗集

这个时刻，战马休憩
白日遗留的钢铁行迹
长出了新的草原

走过诗行，我听见了雨声
朱日和，你的名字
只属于勇敢者

火焰的磨刀石
在这个时刻安静了
雨声，没有月光的天空
让我沉醉于
草原的悠扬意象

天亮时，我会忘却雨声
在一首边塞诗中
找寻古老的战马的蹄印
天亮时，我会用心拥抱太阳
和战友一起
冲锋向未知的战场



星空哨所(油画)

张启硕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上个周末，我随指导员张振威前往大山深处的洞库。爬过一段蜿蜒的山路，我们隐约听到阵阵歌声。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拐过一道山弯，一间哨所立在眼前，两名战士正一展歌喉：“守着深山密林，指挥光电纵横，我们是无形的利剑，我们是光荣的阵地尖兵……”

豪迈的旋律回荡在大山深处，席地而坐的战士们挥舞着手臂，热情地打着节拍。这里是大山深处的某部警卫连，官兵常年与大山为伴，担负着某阵地的守卫任务。闲暇之余，在青山中放歌，成为他们的一大乐趣。

一曲唱罢，我走上前询问刚才那首歌的歌名，三级军士长肖家忠笑着说，这是他们的原创歌曲，除了这首歌，战友们还自己填词，谱了不少曲子，为单一的阵地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

转过身，肖班长指了指我身边的一棵松树，告诉我说，这组“乐器”是战士彭涛自制的。我抬起头，这才注意到，树枝上挂着一排装着不同容量的水的玻璃瓶。彭涛走过来，随手捡起一根树枝，轻盈地敲击着玻璃瓶，竟奏出了清脆明亮、悠扬动听的曲调，我顿时惊叹不已。

“在这里，没有快乐是扎不下根的。”指导员张振威自豪地说，“别看阵地的条件艰苦，但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并不单调，平日工作之余，大家吹拉弹唱，各显神通。”

正说着，肖班长拿起一支长笛放到嘴边一吹，顿时，美妙的旋律在耳边响起，飘荡在寂静的山谷之中。

伴着余音，下士李航带来一段快板《礼赞守山兵》：“扎根深山守库门，默默奉献不言苦，赤胆忠诚抒豪情，苦练本领

谋打赢……”我默默赞叹着，深山里真是卧虎藏龙，有这些文艺小达人，怎么能不快乐呢！

这时，中士陈振鑫一脸神秘地对我说：“来体验一把‘寻宝’游戏吧。”他边说边把我领进坑道，“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谁先找到提前藏在这里的10块奖牌，谁就胜出。”

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寻宝”游戏，他破例为我打开了坑道两旁的小灯。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扶着墙壁开始在曲折的通道里“探宝”。不知花了多长时间，等我摸黑走出洞口，才勉强找到3块奖牌。陈振鑫调侃道：“第一次‘寻宝’，战绩很不错了。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把剩下的奖牌找出来。”

话音刚落，他就一头钻进坑道。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6块奖牌走了出来，脖子上还挂着一块，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光彩。

还没等我喘口气，大家已经抱着足球张罗着要去比赛了。深山密林去哪里踢球？正在我纳闷时，张振威手指不远处一块平坦的草地：“山里就是天然的足球场，找两根树枝一插就是球门。”

新兵李金海和单雨辰脚踩足球蓄势待发，一旁的陈振鑫和上等兵李盛也加入对抗。一时间，整个阵地笑声、掌声不断。

中场休息，李盛大汗淋漓地跑到树

下，就在他举起水壶喝水的时候，我看到他胳膊上有一条浅浅的伤疤。我问他怎么受的伤。他笑着说，去年跟着班长巡线维修时，为了抢抓进度，他一脚踩空滚落到灌木丛中，衣服和裤子被划开了道道口子，手臂也挂彩了。

“在山里待久了，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对我们来说，这点伤不算啥。”李盛轻描淡写地摆摆手，我却注意到他结实的臂膀和小腿上，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青。

李盛说，自己刚来哨所时正值盛夏，绿油油的草地上，各色花朵点缀其间，群山巍峨，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显壮美。看着眼前的美景，李盛一度觉得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

几个月过后，新鲜劲褪去，枯燥感渐生。哨所四面环山，手机信号隔绝，别说通话，哪怕发条短信，都要拿着手机到处“追”信号。

“小李，手机在对面那个山头上才可能有信号。你去试试，给家里报个平安。”李盛这才知道，哨所对面的那个山头被战友们称为“信号山”。

登上“信号山”，呼啸的山风仿佛亲人的思念，扑面而来。“……妈……能听到吗……”借着微弱的信号，李盛第一次与家人通上话，只可惜信号时断时续。他又试着发短信告知父母“一切顺利”。直到第二天，他才“追”到了父亲的回复：“儿子，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砺

背倚青山心向阳

■盛家豪

人，只管安心工作，老爸支持你！”

寥寥数语却饱含深情，听着李盛的讲述，我的眼里不由得泛起泪花。在这里，官兵与亲友间的情感交流殊为不易，因此也更珍贵。

夕阳西下，晚霞缓缓地流淌着，为山川草木镀上了一层浅金色。临睡前，张振威对我说：“虽然常年驻扎在大山深处，可战士们心里都很敞亮，都怀揣着梦想……”

我与战友们一道告别，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好似一道光洒进我的心里，整座山都跟着温暖起来。



长征

第6264期